

施 公 案

(上)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施公案》是一部由口头说唱文学经过记录、整理、加工而成的小说。小说正集共 8 卷九十八回,后经一续再续,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共有十续,长达五百二十八回,约 120 万字。

《施公案》由于写作时间漫长(从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又“历经众书”,因而在正集与各续集之间,在选材、结构,或文字风格上,都有不和谐、不统一之处。一般说来,九十八回以前基本是公案性质,武侠居次要地位;九十八回以后,武侠成份逐渐增多,发展下去,黄天霸已成为主要人物,施仕伦反而居次了。

《施公案》一书是由一个个小故事串联而成,一如牵藤挂蔓,延续发展,故事的中心内容是施仕伦在黄天霸等侠客的协助下,破获疑难案件,罚处恶霸豪侠,或扫除江湖绿林。

目 录

施公案前传

第一回	胡秀才告状 猪鸟梦鸣冤	(2)
第二回	暗探人头案 公差得消息	(10)
第三回	王仁请九黄 守府进县署	(16)
第四回	观音庵访尼 白水獭告状	(18)
第五回	县主判断曲直 民妇言讲道理	(20)
第六回	施公审银子 断姜酒烂肺	(22)
第七回	瞒银倒罚银 碰死真烈妇	(25)
第八回	审讯真情用刑具 替前夫伸冤雪恨	(27)
第九回	捉拿僧尼盗 土地祠判鬼	(28)
第十回	诱哄恶人的实言 吩咐重刑讯凶徒	(31)

第十一回	拿王婆结案 僧尼等念经	(34)
第十二回	县衙念经办会 僧尼行香游街	(36)
第十三回	施食台上斗法 军民进衙看会	(38)
第十四回	二役复入莲花院 两官再三定宁计	(39)
第十五回	众寇饮酒在高楼 二差定计倒扣门	(40)
第十六回	小和尚实诉 遭难妇有救	(42)
第十七回	状告泥土地 哑巴喊冤枉	(44)
第十八回	告土地人诉苦 哑巴着急难言	(46)
第十九回	地藏庵出异事 尼姑隐撻人头	(49)
第二十回	审老道追逼首级 转拿人究问真情	(51)
第二十一回	判头异事相连 人命又套命案	(53)
第二十二回	贤臣判结案 行文斩众囚	(55)
第二十三回	判案已毕等回文 断女子亲父收领	(57)
第二十四回	螃蟹鸣冤枉 飞签拿老庞	(58)

第二十五回	当堂申文详报 断哑巴打手势	(60)
第二十六回	清官参透手势 巧断哑巴奇冤	(62)
第二十七回	俟天明往审土地 问老者赖亲结案	(64)
第二十八回	解开螃蟹情弊 差人访拿凶犯	(67)
第二十九回	戚胡子告妻 黑犬闯公堂	(71)
第三十回	飞贼书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义	(74)
第三十一回	庆贺三官唱戏 栋梁巧遇拿“我”	(76)
第三十二回	王梁要伏旧路 王栋劝解粗心	(78)
第三十三回	义士保贤臣 私访关家堡	(80)
第三十四回	风吹檐前瓦 七人告土豪	(82)
第三十五回	施公收民状 改妆又私访	(85)
第三十六回	王仁巧遇车乔 豪奴识破贤臣	(87)
第三十七回	贤臣入虎穴 吊打问口话	(89)
第三十八回	回县审豪霸 举监闹公堂	(93)

第三十九回	严讯三片贼 细问受害情	(95)
第四十回	施公修家书 差施忠上京	(98)
第四十一回	州文催办事 县尊瞧来文	(102)
第四十二回	贤臣审木柜 戚胡子弃妻	(105)
第四十三回	书吏出柜外 施公回县衙	(107)
第四十四回	贤臣审竹床 判断告妻案	(109)
第四十五回	气恼黄杰士 志擒三水寇	(112)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辩服众 救孤寡回家	(119)
第四十七回	仗乡绅巧言折辩 差二府追问奸夫	(121)
第四十八回	讲典故服众 验寒暑辩冤	(123)
第四十九回	众商人堂前请罪 不由人洗却沉冤	(125)
第五十回	遵古验寒暑 因节赐旌表	(127)
第五十一回	施安报凶信 施公痛义士	(132)
第五十二回	水寇孤店贪杯 施忠展艺擒贼	(134)

第五十三回	群寇得凶信 会议江都县	(136)
第五十四回	杀场斩众犯 响马闹江都	(138)
第五十五回	州县官闻志 捉风审小鬼	(141)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罚县把门 硬驳众官礼物	(144)
第五十七回	传四邻问话 各人报姓名	(148)
第五十八回	三衙奉命催审 蛮人心怀忿恨	(152)
第五十九回	奸夫与尼对词 判结人头公案	(154)
第六十回	判明妇人头 回复见州尊	(156)
第六十一回	皇恩诏贤臣 回京都引见	(160)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懒心灰 同意告归林下	(164)
第六十三回	十里亭乡宦饯行 桃花店得信心慌	(166)
第六十四回	恶虎庄遇盗 聚义厅报仇	(169)
第六十五回	见骡夫驮轿心惊 越墙找寻施县主	(174)
第六十六回	镖死武天虬 自刎仆天捣	(176)

第六十七回	好汉救贤臣 天霸叙旧言	(178)
第六十八回	施忠见二嫂 火烧恶虎庄	(180)
第六十九回	贤臣心下疑 侧耳细听音	(183)
第七十回	顺天府到任 秧歌脚出境	(186)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宅	(189)
第七十二回	贤臣跪提督 陶公求贤臣	(192)
第七十三回	撞见陶提督 私放对子马	(194)
第七十四回	见书收礼物 面君奏国律	(196)
第七十五回	皇王准题本 恩赏一年俸	(199)
第七十六回	兄欺弟昧银 告当官灰心	(202)
第七十七回	拿火头门斗之妻 因奸情究出陈蛮	(205)
第七十八回	当堂审张氏 张氏吐真情	(207)
第七十九回	瞎子生心讹诈 清官审断铜钱	(210)
第八十回	淫妇忘八进衙 母女当堂对词	(214)

第八十一回	贪色借年貌 替娶亲得妻	(217)
第八十二回	小西来报机密 男女进衙告状	(219)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真情 玉山道真语	(222)
第八十四回	翁婿当堂实诉 贤臣问得隐情	(227)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批 开中门迎接	(230)
第八十六回	凶僧抢少妇 锁拿李太岁	(233)
第八十七回	关太施英勇 倭刀破双拐	(236)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圣君 顺天当堂发放	(239)
第八十九回	贤臣升总督 路遇盗官粮	(241)
第九十回	为国忧民苦 降旨求甘霖	(245)
第九十一回	巡漕御史下马 文武迎接钦差	(247)
第九十二回	搭造祈雨坛 工部官监验	(252)
第九十三回	敕令黑龙潭 天降雨露恩	(256)
第九十四回	文武恼恨施贤臣 傻和尚惊觉忠良	(258)

第九十五回	傻和尚道法语 进庙内装疯癫	(259)
第九十六回	空房锁和尚 祈雨念藏经	(261)
第九十七回	万岁爷观坛 黑面僧祈雨	(262)
第九十八回	二僧分邪正 众臣记功勋	(264)

施公案前传

清朝康熙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扬州府江都县姓施名仕伦,御赐讳不全,为人清正,五行甚陋,系镶黄旗汉军籍贯。(东四旗,在东城;西四旗,在西城,乃为八旗,鼓楼就是界限)住鼓楼东罗锅巷内。他父世袭镇海侯爵位。诗曰:

施公为官甚清廉,秉正无私不惧权。
百张呈词一日审,不顺人情不爱钱。

第一回 胡秀才告状 猪鸟梦鸣冤

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姓胡,名登举,他的父母被人所杀,头颅不见。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慌忙出门,去禀县主。跑到县衙,正遇升堂,就进去喊冤。走至堂上,深打一躬,手举呈词,口称:“尊父师在上,门生祸从天降。叩禀老父师,即赐严拿。”说着将呈词递上,书吏接过,铺在公案上,施公静心细阅。上写:

“具呈生员胡登举,祖居江都县。生父曾作翰林,告老归家。广行善事,怜恤贫穷,并无苛刻待人之事。不意于某日夜间,生父母闭户安眠。至天晓,生往请安,父母俱不言语。生情急,踹开门户,父母尸首俱在床上,两颗人头并没踪影。生忝居学校,父母如此死法,何以身列胶

庠？为此具呈，叩乞老父师大人恩准，速赐拿获凶手，庶生冤仇得雪，感戴无既。”

施公看罢，不由点头，暗暗吃惊。说道：“夤夜入院，非奸即盗。胡翰林夫妇，年老被杀，而不窃取财物，且将人头拿去，其中情由，显系仇谋。此宗无题文章，令人如何做法？”为难良久，说道：“即委捕衙四老爷前去验尸，只管入殓，自有头绪结断。”胡秀才闻听，只得含泪下堂，出衙回家，伺候验尸。

且说施公吩咐人去知会四衙，往胡宅验尸呈报，把呈词收入袖内，吩咐退堂。进内书房坐下，长随献茶毕，用过晚饭，把呈词取出，铺在案上翻阅。低头细想，此案难结。欠身伸手，在书架上拿过古书一部，系《拍案惊奇》，放在桌上要看，对证此案，即日好断这没头之事。将《拍案惊奇》从头至尾看完，又取过一部，系海瑞参严松的故事。不觉困倦，合上书本，在于书案之上朦胧打盹。梦中看见外边墙头之下，有群黄雀儿九只，点头摇尾，唧唧喳喳不住乱叫。施公一见，心中甚惊，又听地下哼哼唧唧的猪叫，原来是油光儿的七个小猪儿，也望着贤臣乱叫。施公梦中称奇，才要出去细看，那九只黄雀“扑楞”一齐飞下墙来，与地下七个小猪儿点头乱噪。那七个小猪儿站起身来，望着黄雀拱抓，口内哼哼乱叫。雀噪猪叫，偶然起了一阵怪风，把猪、雀都裹了去了。施公梦中一声大叫，说：“奇怪的事！”施安在旁边站立，见主人如此惊叫，不知何故，连忙说：“老爷醒来！醒来！”施公听言，抬头睁眼，沉吟多时，想梦中之事，说：“奇哉！怪哉！”就问施安：“这天有多时了？”施安答道：“日色西斜了。”施公点头，又问：“刚才你可见些什么东西没有？”施安说：“并没有见什么东西，倒有一阵风刮过墙去。”施公闻听，心中细想，这九只黄雀、七个小猪，奇怪，想来

内有曲情。将书搁在架上,前思后想,一夜不宁,直到天亮,净面整衣,吩咐传梆升堂。坐下,抽签叫快头英公然、张子仁上来。二人走上堂来,跪下叩头。施公就将昨日梦见九只黄雀、七个小猪为题标写,说:“限你二人五日之期,将九黄、七猪拿来,如若迟延,重责不饶。”将签递于二人。二人跪扒半步,口称:“尊老爷容禀,小的们请个示下,这九黄、七猪,是两个人名,还是两个物件?现在何处?求老爷吩咐明白,小的们好去访拿。”言罢叩头。施公闻听,说道:“无用奴才,连个九黄、七猪都不知道,还在本县面前应役么?分明要偷闲躲懒,安心抗差玩法。”吩咐:“给我拉下去打。”两边发喊,按倒,每人打了十五板。二人跪下磕头,复又讨示。叫声:“老爷,究竟吩咐明白,待小的们好去拿人。”施公闻言,心中不由大怒,说:“好胆大的奴才!本县深知你二人久惯应役,极会搪塞。若敢再行罗嗦,还加重责!”二人闻听,万分无奈,站起退下,去访拿九黄、七猪。施公也随退堂。一连五日,假装有恙,并未升堂。

到了第六日,一早吩咐点鼓升堂,坐下,衙役人等伺候。只见一人走至公案旁边,手举呈词,口称:“尊父师,门生胡登举,父母被杀之冤,叩求父师明鉴,倘迟久不获,凶犯逃走难捉。且门生读书一场,岂不有愧?若门生另去投天伸冤,老父台那时休怨!”言罢一躬,将呈递上。施公带笑道:“贤契不必急躁,本县已经差人明捕暗访,查拿形迹可疑之人,审明自然替你伸冤。”胡登举无奈,说:“父台速替门生伸冤。感恩不尽!”施公道:“贤契请回,催呈留下。”胡登举打躬下堂,出衙回家。

且说施公坐着,为难多会,才要提胡宅的管家审问,只见公差英公然、张子仁上堂跪下,回禀道:“小的二人并访不着九

黄、七猪,求老爷展限。”施公闻听,激恼成怒,喝叫:“左右拉下,每人重责十五大板!”不容分说,只打得哀声不止,血水直流。打完提裤,战战兢兢,跪在尘埃,口尊:“老爷,叩求明示,以便好去拿人。”施公闻听,无奈硬着心肠说话:“再宽你们三日限期。如再拿不住凶犯,定要处死!”二差闻听,筛糠打战,只是磕头,如鸡食碎米一般。施公又说:“你们不用多说,快快去缉访要紧。”施公见二役两次受刑,亦觉心中不忍,退堂进内。可怜二人还在下面碰头,大叫:“老爷,怜恤小的们性命罢!”言毕,又是咕咚咚叩头。那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之人,见二人这样,个个兔死狐悲,叹惜不止,一齐说:“罢哟,都起来罢!老爷进内去咧,还求那个?”二人闻听,抬头看不见老爷了,赌气站起,腿带棒疮,身形乱晃。旁边上来了四个人,用手搀架下堂。

且说施公退堂,书房坐下,心中想:昨日梦景奇怪:黄雀、小猪,我即以九黄、七猪为凶人之名,出票差人。无凭无据,真难察访。不得已,两次堂上责打衙役。倘不能获住,去官罢职,甚属小事;怨声载道,而遗臭万世。前思后想,忽然灵机一动,转又欢悦,如此这般才好。随叫施安说道:“我要私访。”施安闻听,不由吓了一跳,口尊:“老爷,若要私访,想当初扮作老道,熊宅私访,几乎丧命,亏内里有人搭救。而今再去,内外人役,谁不认得?”施公闻听,说:“不必多言,你快去把你的破烂衣服取来,给我换上。”施安不敢违拗,只得答应。出书房到自己屋内,将破烂衣服搬出,送至老爷房内。施公将衣换上,带上数百钱带在身边,以为盘缠之用。施公自到任后,没带家眷,只跟来施安一人,衙内并无多人,还有两名厨子。施公吩咐端饭。用毕,趁着天黑,好出衙门,以便办事。嘱咐施安小

心看守。施安答应,将主人悄悄送出,对守门司阍说道:“老爷今日出去私访,不许高声,快快开门。”施公迈步,一瘸一点而去。

施公正走中间,只见茶坊之内,一些人在灯下坐定吃茶。正往里钻,走堂瞧见浑身衣服破烂,不象吃茶的客人,就出言不逊。施公闻听,心下不悦。后又叹惜,既然私访,任说什么话,只装不闻。叫:“走堂的,快拿茶来,还要香片,快些泡来。无论什么点心,只管拿来,吃完照数给你们钱钞。”走堂的闻听,就不敢怠慢,即端上茶来,并各式点心。施公坐着吃茶,侧耳听那些人言言语语,内中一人说道:“咱们这县里老爷清正,自到任来,诸事廉敏,体惜民情,一方福星,可谓青天!”众人说完,一哄而散。施公一见,欠身将茶钱会清出铺,夜深路上人稀,忽然乌云密布,狂风陡起,细雨飏飏,甚为焦急。又觉身疼,忽然想起:“我何不到城隍庙里去避雨投宿?”随即迈步前行,一瘸一点来到庙前。瞧一瞧,四顾无人,庙门紧闭,那雨纷纷而下,不由沉吟叹气。没奈何且在山门之下栖身。可喜雨止云散,一轮月光将显未显,樵楼已交三鼓。只觉身上寒冷,实在满目凄凉。贤臣只为民情,绝无伤悔之处,自知为官与民除害,诚谓事君能致其身,快乐而无对。只愁胡宅人命,如何访出真犯,如何结案?耳内忽听交了五鼓,看看黎明,一夜未眠,渐渐大亮。见有往来行人,连忙起身下了台阶,一瘸一点,就向街上走。且把顶破帽子按了个齐眉,纵然撞着熟人,把头一低而过,留神细访那土豪恶棍,以及那杀人凶犯。看看天有已刻,觉肚内饥饿,见一个饭店要进去吃饭,迈步前走,那知掌柜的一见施公象是乞丐,浑身烂褛,面目漆黑,一声大喝:“那贫人不要进来!”施公闻听,刹住脚步,带笑回答道:“掌柜的,

不必口出恶语,我原是照顾你的,并非讨饭之人。我如今先会了钱,然后吃东西,何如?”说罢,将钱掏出,交与掌柜的,这才端了东西来。施公无奈,一边吃,一边暗叹世情之薄。往外观看,见一个半老妇人走到铺前,又哭又喊。年纪约三十余岁,披头散发,脸上青紫,怀抱儿子,两眼泪流,口内数数落落说道:“奴家现有千般怨恨,这段冤枉,活活屈死人了!欲去告状,偏偏县主又病了,衙门人拦住。我这屈情,挨到几时才伸?听说县主爷官清似水,谁知竟不把堂坐。未知病是真假?若是假病躲懒,有负皇恩;不理民词,枉为民之父母!明早我还去告,击鼓鸣冤。倘要再不管,我就一头碰死!”说罢,又哭又骂,后面围着许多人看。施公听见,暗说道:“好叫人不解!一个妇道,竟敢毁骂官府。但不知所为何情?待我出店跟他去,自得其详。”

且说奉差访拿九黄、七猪二役,回到家中,饮酒商量九黄、七猪的事情,竟无法访缉。张子仁说:“英兄,咱俩歇一夜,明日装扮乞丐,在城里关外,日夜巡访。不怕为难事,只怕心不专。”公然闻听点头说:“既办大事,要自己竭力。”二人饮酒吃饭已毕,安息一宿。次早起来,连忙改扮停妥,同出门去,要访拿九黄、七猪的消息。子仁说:“英兄,咱两个日期都忘了,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往年江都县里、关外观音院寺,我见办会的不少。咱二人现未访着凶犯,何不到北关外莲花院庙中走走?”英公然答应:“使得。”二人一同迈步,直扑庙而来。登时到了门首,瞧了瞧,清门静户,并无办会。二人立了一会,打庙中角门走出两个小沙弥来。留神细看,但见大些的,有十五六岁;小些的,有十一二岁,个个生得唇红齿白,即如小女孩一样。一个手拿扫帚,一个手拿斗箕,嬉嬉笑笑,走至山门以下。二差一见,忙忙